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班固　漢書四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爲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日謂往日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

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不理其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
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
滅布即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
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
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
力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
即自襄金椎椎之師古曰襄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藏置襄中出而椎之命從者刑之
如淳曰刻其形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
母不當坐趙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
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
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
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
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
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
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
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
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

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欲使錯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
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
畢昆弟之歡（師古曰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閒（師古曰與讀曰豫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
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
皇帝敺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敺古毆字毆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
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
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
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
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師古曰沫亦頮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干未之未）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以爲子孫成萬
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
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
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
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毋後父

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曰雖南王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母家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劒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音下更反此八者危亡之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毐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頃王高帝兄仲也囚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部陽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大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王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如淳曰王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

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柰何夫隨其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師古曰隨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隨音火規反 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著先帝之德師古曰著辱也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皇幸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櫜多嶮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 令人使閩越擊南越閩越發兵守險道不肯行又使衛將軍將兵隨其後以軍威使之閩越乃發兵越嶺南攻南越南越守險絕道以故敗漢兵 閩越王郢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發兵救之兵未至閩越引兵而去 郢既貴用事國中多畏其威 郢弟子丑殺郢來降 丑既殺郢不欲降兵復還誅丑 丑使人殺其王餘善來降 餘善既殺王亦欲降兵還誅餘善 餘善乃發兵拒漢軍 漢軍風波不利 大農令張成故爲將軍擊越有功 故將軍張當居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爲庶人 皆以校尉屯將軍下 將軍議曰兵以誅餘善爲名今不進恐後有誅 成當居皆以爲越人相攻殺其勢自罷今發兵誅之後越復相攻殺盡誅其民恐非天意乃上書言狀 上以爲然 兵遂不進 餘善聞漢兵罷亦解 會病死 餘善子廣德代立 廣德子繇王居股立 繇王子建德立 建德子建成侯揖立 揖子東海王摇立 摇子望海公共立 共子無錫侯繇君立 繇君子餘汗立 餘汗子丹徒侯都立 都子開陵侯師古曰開陵縣在會稽 開陵侯子丹陽侯師古曰丹陽縣在江南 丹陽侯子秩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師古曰秩祿也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大夫但張晏曰但如淳曰但音詆是也奉音扶用反大夫姓

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爲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恐謂反人耳不妨但爲大夫也

士伍開章等七十人 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 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開口 爲棺椁衣衾葬之肥陵 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 謾吏曰不知安在 師古曰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欺謾吾慢又音莫連反次下亦同 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 師古曰表者竪木爲之若柱形也 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壁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文穎曰忌閩忌也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

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
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尤
子之姬妾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
師古曰子母者所生
席蓐師古曰炊器盆甑之屬食器盂椀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上食音飤
酒二斗令故美人林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林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
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甾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
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逐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耶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
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縣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
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
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
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以列
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
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爲阜陵

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廣二尺二寸一斗粟猶尚不弃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
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上聞之曰昔堯
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蔡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天下
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
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淮南王爲厲王置
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
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
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

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
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
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蠭非此蠭達之子耳名捷蠭已先薨也師古曰晉說是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
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
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迺勞
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
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爲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涉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師古曰天子服屬爲從父叔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師古曰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

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訾王王喜

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詷長安孟康曰詷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詷使其女爲偵於中也如淳曰詷音丑政反師古曰詷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詷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爲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牽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劒自以爲人莫及

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巧者共高用劒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師古曰封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與王后共計也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永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

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候司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就也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所坐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一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故閣不行之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閭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甚恥之為反謀益其黨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以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眞實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徼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

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爲子太子不以爲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録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爲援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父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

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弘怨淮南厲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大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諸近

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師古曰法冠御史冠也秦楚之閒謂之柱冠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爲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 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師古曰求盜卒之掌逐捕賊盜者 持羽檄從南方來 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 呼言曰南越兵入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 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跡矣 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師古曰遣出去 計猶與未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擊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 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 王亦俞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 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

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

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員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者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爲近幸之人非吏人者以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

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强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榜音彭擊答之令其自服死罪也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爲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强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劝勸也后乘舒死立徐來爲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下皆類此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弃歸師古曰師古曰爲夫所弃而歸也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毋者師古曰繼毋也一曰父之妾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

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
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
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
欲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
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讒譖無休止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
太子太子前爲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
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
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
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
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意

孝朴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
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
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奬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輜
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
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
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
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
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
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
昆弟語師古曰爲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爲反具衡
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

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爲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匿藏匿之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校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

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爲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三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誅人倫師古曰誅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

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彊獷好爲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慓同音匹妙反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也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前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班固　漢書四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前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前通師古曰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帝同諱師古曰本名爲徹其後史家追書爲通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前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画地中爲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菙音皆同耳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師古曰施設也立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
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此通之所以弔
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存乎且夫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
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
以爲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
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
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
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

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猛康曰嬰以城自繞皆爲金城湯池
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爲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
輪迎范陽令使馳驁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衆皆見則邊城
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
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
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
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得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
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
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
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

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間伺間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釣反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爲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

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叛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閒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閒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爲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鱗雜龍襲師古曰雜龍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起謂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阻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敗滎陽傷成皐張晏曰於成皐戰傷衆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

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然兵困於京索之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三年銳氣挫於嶮塞粮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孰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

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師古曰黶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遁窘迸亡如鼠之藏竄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泜音祇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

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伯讀曰霸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

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載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盆爲儋言受二斛晉灼曰石斗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蓬蔂之

致蠆師古曰與讀曰預蠆蝎也蠆蟲毒也蠆音丑界反蝎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令去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通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爲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容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

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東縕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縕亂麻音於粉反曰昨莫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燔治死犬燔音附廉反東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鄰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究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儁以百數被爲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

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實服羞辣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甌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斤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擣榆以爲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儒書所云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

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
軍罷士卒已踰河迺慶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
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蔡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蔡自地名而王之太子亦以名之地爲號文言外家姓近爲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
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
耳被曰獨先剌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
以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
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
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
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
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
父（師古曰在梁碭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
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計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且吳
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師古曰言不知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討也）今我令緩先要成皐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決緩上妄加禮字非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
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嶮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皐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閒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閒猶言中閒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爲閒也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子恵康曰下雉江夏縣名師古曰雉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

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舉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嚮讀曰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三脊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

士熾詩書滅聖跡亦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頗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盡師古曰盡盡也音其勿反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嚚死後佗始自爲王今此乃言尉佗先上啖下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容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閒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卧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奮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

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紀愛蒸庶師古曰紀音也蒸亦衆也紀音敷劒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鄉音之應聲鄉讀曰嚮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禾黍油油兮狡童謂紂也與我好兮狡童不可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痛紂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身死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爲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

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師古曰讀曰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爲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詆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

王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巳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丞相平奏言充通逃小臣苟爲姦譎激怒聖朝師古曰譎古詭字也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耳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從

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大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大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大臺有作大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衣紗穀禪衣師古曰紗穀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紗繒者爲穀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主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師古曰纚音所綺反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髯服虔曰冠禪纚故行步則搖以自飾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纚織絲爲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纚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爲人甡岸容貌甚壯師古曰甡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勑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

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也劉

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効沒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敖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敖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邪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及夜祠視鬼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酸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染汙令有處以張晏曰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

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蘑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乃汝也）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縣是遂敗（師古曰縣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衆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縣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縣讀與由同）先是長安

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勇任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讀與灼同音上灼）

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不成察
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
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
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
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
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
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
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
關内侯食邑丞相王嘉内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
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

皆傾覆有佞邪杖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擾也撓音呼高反不可
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
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反目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躬上疏歷詆
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
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委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憧弱不任職左
將軍公孫禄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内實駑
不曉政事師古曰駑愚也音五駭反諸曹以下僕遫不足數師古曰僕遫凡短之
皃也僕音步木反遫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讀曰猝
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鳴橐譟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
海之邊也鳴橐古叫字譟音蘇到反幽奴歃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

境京師雖有武備蠻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北應者
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
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悁臣
之徒憒眊不知所爲師古曰憒心亂也眊目闇也憒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其有大馬
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而飲藥雖加夷滅之誅何
益禍敗之至哉朅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
今爲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溉灌之利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朅持節領護三輔都水朅立表欲
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
止董賢貴幸曰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朅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
年朅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
以病爲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病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
盧强盛蘇林曰盧音敖噳之噳晉灼曰音詩載噳其尾之噳師古曰以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
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盧爲字爲虞以應服氏之音尤離旨矣居彊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
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
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埶也
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
爰盧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
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閔念之告單于歸臣侍

子願助戍已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
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
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
應之沮其所爲不用兵革所以爲貴耳師古曰
兵伐解之也師
外交連結相援者則
間誤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郎召公卿將軍大議
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郎
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
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
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竟
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郎揣祿曰師古曰揣度之也謂
引揣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爲國
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巨衣反師古曰先謀將然者
謂彼欲有其事則爲謀策以懷之豫圖

之未然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
以其大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
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郎議因建言往年熒惑
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師古曰茀
讀與孛同其
法爲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
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
師古曰敕整也
行音下更反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
異師古曰厭
音一涉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
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
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

少一云字當
疊二字云云
即上所說也
劉

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闕鄧展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辟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讒諛則主悳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殽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

但謂令將軍與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
劉

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完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聞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戶反孰當督之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壞晏衛將軍印

綬而丞相御史奏躬皇過上縣是惡躬等師古曰縣讀與由同
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立廉聲有酷惡之
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禄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護
之策師古曰護許辭也音虛遠反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
門爲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
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數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
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内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
方以桑東南指枝爲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
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
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
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
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
謼師古曰謼古呼字音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
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
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
元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
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
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
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
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 師古曰泱鬱盛貌也鬱音烏朗反 鷹隼橫厲鸞徘徊兮 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 矰若浮森動則機兮 師古曰矰弋射矢也森疾風也言矰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森音必遥反 蕞棘拔葛可棲兮 師古曰拔拽也葛可以為絺拽音曳絺音敕其反 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 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 涕泣流兮萑蘭 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躶怨哀帝不用己為大臣以罪治也臣瓚曰萑蘭泣涕貌也萑音丸萑音桓 心結憒兮傷肝 師古曰結憒亂也 虹蜺曜兮日微 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 孽杳冥兮未開 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師古曰鳴謔者以鳥古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 痛父天兮鳴謔冤際絕兮誰語 張晏曰躬自以被讒狂而與君姻親言無所告語也謔音虐 仰天光自愉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謔音虐

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 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 我唫浮雲為我陰 師古曰唫古吟字 師古曰鑒如是何用久留而生 撫神龍兮攬其須 師古曰攬與擥同謂執持之 游曠遐兮反亡期 師古曰言死不可復生 雄失據兮世我思 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世我耳 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賛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 師古曰事見論語 崩通一說而喪三傳 應劭曰亥鄙食其敗田橫驕諱信也 其得不亥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雒 李奇曰詐為王書書策而雒見納也師古曰雒讀曰畧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書書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 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三人成虎投杼踈親曾參以賢猶疑流言慈母不能信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三苗殲鯀也事見虞書 詩歌青蠅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樊

悌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爲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

單謀桓而魯隱危 應劭曰公子單謂隱公曰吾將爲君殺桓公以我爲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今將授之矣單懼反譖隱遂公而殺之 **縲書搆郤而晉厲弒** 應劭曰縲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鄢陵之戰郤至以爲公信之而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而滅三郤縲書因是反弒厲公 **賢牛奔仲叔孫卒** 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搆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今王殺之 **郤伯毀季昭公逐** 張晏曰季昭伯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齊叔孫病牛饑殺之 **宰嚭譖胥夫差喪** 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快快臨事沮大衆興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鏤之劒其明年越滅吳 **貴忌納女楚建走** 應劭曰楚平王爲大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搆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今王殺之 **李園進妹春申斃** 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爲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

生男立爲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上官訴屈懷王執** 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爲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 **趙高敗斯二世縊** 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壻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爲黔首不聽乃縊而死 **伊戾坎盟宋座死** 李奇曰伊戾爲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詐歃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座師古曰座音在戈反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

崩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繇與由同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班固　漢書四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臧屬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鵑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

此里傳名戚里并高祖以奮姊爲美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

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舊可爲傅者皆推奮舉爲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復度故難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延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言計也揔合其門之計五人爲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師古曰朝謁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爲敬也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皃僮僕訴訴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訴讀與誾誾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謹敬爲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竇太后也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爲郎中令

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久矣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牏中受糞田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偷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偷偷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偷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上朝而見時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哉陵邑中之里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內祖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內史慶醉歸入門不趨萬石君讓之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尒

祖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尒慶恐內祖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內史慶醉歸入門不趨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內祖謝請罪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廁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其於萬石君爲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亞反建讀之讋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爲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今廁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出師古曰爲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

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衛尉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更進用事（師古曰更工衡反）事不關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古淳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當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減損之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溢陸（晉灼曰溢漫也師古曰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堙塞（師古曰堙塞也）

設此法流民若干史坐某罪是所以禁重賦也劉

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師古曰東方諸州禮高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帝祀之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陋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林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爲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以自便也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荅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脈反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不舉職是空廢官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

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師古曰計文謂上計文書自文減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口文書不改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官吏而請以興徒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搖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率幼年無罪坐爲父兄所率而并徙如說近之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爲庶人服虔曰愛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己罪退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惡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奉資見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
視事慶爲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
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爲太常坐
法免國除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
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喪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
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
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景帝立歲餘竟不敢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敢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爲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
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綰
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
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
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留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弛弛延也音弋豉反
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
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
其罪師古曰蒙謂覆冒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
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乃拜綰爲何間王太傅

吳楚反詔綰爲將將何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爲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大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

之後羣論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何也師古曰盜私之不疑聞曰我美然特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

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
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覺論曰
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騶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爲太子
時爲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
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服虔曰慎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關茂是以
得比官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
說皆非也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雖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
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爲不絜清師古曰故爲不絜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音奴弔反
呆呆陰者爲小陰以藉其尿
以是得幸入卧内於後宮祕戲仁常在
左右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
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
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
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歸老子孫咸
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
悅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
以責實其要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名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然其人長者
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人陰人劇以誠長者處

官師古曰劇與遽同入言之急疾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
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平牆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
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吕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
上大夫禄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師古曰與讀曰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
衣周仁爲垢汗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
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
立武爲代王四年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
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其爲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
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
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
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

設此法流民若干史坐某罪是所以禁重賦也劉

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師古曰東方諸州禮高嶽
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祠祀主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
濟淮江歷山濆海師古曰濆海者循海涯而行也濆音賁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
已止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林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
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有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侵擾居人以自便也乃
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師古曰況賜也見顯示也朕方荅
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脩整以報瑞庶冀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閭里
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
也音頻寐反
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

減也如淳曰鄧上計文書自減師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
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
徒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搖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
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也如說近之
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負盜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
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愛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訟入粟贖己罪非謂為庶人夫懷知
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懼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
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奏寬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
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爲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爲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喪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師古曰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蜀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柰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爲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留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弛弛延也音弋豉反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冒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爲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

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爲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謂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綰爲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師古曰劉舍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發羅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負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

之後竇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美鬚特毋奈其美鬚婬嫂何也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

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夔論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醫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時爲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關防是以得比百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被期爲不絜清師古曰故爲不絜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音奴弔反被音皮義具於前矣以是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

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術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然其人長者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人剟以誠長者處

景帝時算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

官師古曰劇與專同言之究源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
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觸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
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
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
曰與讀曰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
衣周仁爲垢汗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固漢書四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
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
立武爲代王四年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
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惣數其爲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
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
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
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

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說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十

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偈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蜀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蹕言入言趨師古曰蹕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蹕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擬於天子師古曰擬比也音擬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

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節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既朝上跡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宮宮云異十一月上發粟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鬬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以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居此事言於太后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

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位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闕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跡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梁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益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

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爲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飡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爲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而參徙爲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冀讀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師古曰依山以爲關)徙代王於清河是爲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

年立爲王後則懷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爲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須太后所師古曰帝王之后年之太后故曰帝太后入宮師古曰相者王之相年使從李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室諸從也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發爲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奉代孝王後恭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隨喪而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賈爲梁共王師古曰共讀曰恭次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七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遷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重也音胡旦反暴虐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

殺者子上書言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
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
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
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
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平王之后
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鬬鬬音丑豆反鬬音丑救反鬬音雷尊應劭曰詩
鬬鬬畫四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鬬音古雷字
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
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簪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

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從人開府取簪賜任
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
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
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所綺反師古曰音所客反謂為門扉所笮太
后啼譀師古曰譀音火故反不得見遣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
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
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
人奸反師古曰奸姓反名也奸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容俱
出同車奸反殺其仇車上立去睢陽太守怒以讓

睢陽則梁都耳
安有太守當是
淮陽 劉

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孰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簿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相知不及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

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擊音一口反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

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是故帝王
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閭中誹之言應劭曰中誹中也晉灼曰詩以爲夜也師古曰誹音非尾反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誹音工豆反春秋爲親者諱詩云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猶無踈遠皆昵近也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
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
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
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
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
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願人知案事者迺驗
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王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
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
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
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
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
反命於下吏師古曰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踈之德
爲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誼

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敲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簒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簒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嘗大鴻臚盖由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勑之言詩暴妄行師古曰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詩乘猶頻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讕誣諱也抵音丁礼反讕音來旦反騎媵嫚不首圭今與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圭合之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詔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官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

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
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巨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毛
骸過失亡不暴陳當罪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讀曰示數
蒙聖恩得見貰赦師古曰貰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
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仟陽病師古曰僵仆也僵音
薑什音赴徼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踰猶冬月而減罪也謹以實對伏
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
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
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

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
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
曰愛親然實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
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文三王譜

景帝

梁孝王 武初王代 共王買 平王襄 頃王 嗣偃 敬王 定國 夷王 遂 荒王 嘉 王立

文帝

代孝王 濟川王明 濟東王 封離 山陽王 定 濟陰王 不識

代孝王 參初王太原 共王 登 剛王 義 頃王 陽 王年

梁懷王 揖